鹿裘石室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容膝軒遺稿序

余鄉具論篤之士比或用曠達聞即所覯自放爾巳夫惟其遺世故而外形骸皭然不滓湛然自如足爾耳吳廷諫先生者宋正學柔勝公之後金陵許國以相業顯下逮臨江文章節槩世

爲烈矣先生籍博士弟子非其好也顧時時好爲詩旁及禁方輿地星卜術數多所通居嘗以其命無貴法又不得永年遂謝去一切世故而益托于詩與酒所傳酒斟竹葉杯杯盡詩詠梅花字字新者人以爲實錄是時子福生生蚤慧毋夫人春秋高入備旨甘出課修脯産因以益挫意獨湛如也然果年四十四以歿抑數有必然者耶季主管公明有道術人也公明固樂與季主論道而性嗜酒其言曰天與我才不與我

壽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吳先生即托酒與詩而溫克易近詩特取和平以悅志而已多不復留草故志恒若有餘而才恒有所不肯竟其亦善易者不論易乎公明嘗服厚于本而以術掩其行先生不盡力于文而以德掩其才要以所重大校可睹矣福生先造請名卿大夫為先生表其幽以識其大一日奉容膝軒遺稿來命余序其云容膝者指本靖節然陶家之五男至不好紙筆而福生方息其父業聲藉藉諸生間

詩與酒皆超乘而上之且必有以㧑鴻其先烈者昔言人不可以無子亦人不可以無年夫以無涯之知安能待有涯之生年可弗問庶惟有子焉式穀繩武蓋詩之善訓也

從弟泰符詩序

余丱而竊學古先大夫雅聞之謂庶可坐進此道不禁也稍長遂爲社吾宗以稱詩從叔季豹首來應兼治文于古特近子馬泰符以詩來並余從弟也而叔季方泰符兄景靈錫予及從兄

子綦輩間綮焉久之季豹學日博澹名日益用
起其末年以酒荒子馬才曠朗多游閒任俠自
憙失其家與官猶終歲負婦人而居有色癖泰
符飮中戶以上然竟席溫克使人欲罄其家釀
不至若季豹之荒產屢子馬之什一而內守一
室外絕桂纓跕屣之驩無子馬之癖迺始以詩
𩞦制業又好游以弧矢自命且以貧駈之出也
因以游損學故學不足以副其才而才恒有所
不盡性孝友一味之甘必遠致毋所庭中率忍

詢以全恩與人期寒燠風雨數百里無爽而時振人之急乏雖不無游大人若樓君卿何子晳爲通隱而不妄得不噉名與其徒逡逡退讓不以才地勝無山人之游態所至殆人人心傾之爭以爲重客寧直重其詩而已年三十五以死時在余城居之西閣余偕季方臨視焉葢乙未冬月也是後季豹子馬相次死金陵皆無年獨余以椎無文尚存耳嗟夫把臂入林寫流風而獨絕傷蒐夢艸返長夜以何期此匠者所爲追

郢質於既逝而先賢痛人琴之俱亡者也至若斬焉尺口虛託延祖之孤莫適主名頓餒若敖之鬼則季豹之與子馬有厚幸矣余將以次傳諸子所撰著念泰符之詩傳無日先捐金授之梓頗加刪擇而爲之評曰泰符詩清省不煩婉潤有致其于古合者在大曆貞元之介小不諧尚不下唐季之餘夫楚子玉之御三百乘必無敗孫搴之精騎三千敵十萬之羸卽是亦足以傳矣卽無後後當不泯泯泰符矣

玄水閣百一草序

餘舍濮陽孔問先生爲諸生廩縣官晚迺自免去力稱詩頃擇其玄水閣草百一首梓行之余因題之曰百一百一詩者魏應休璉有之品者以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葢嘗爲曹爽大將軍長史規切時失庶幾百分一補云然于事近而于情遠孔問度吾既隱矣焉用嗷焉關當世之務而倨侮草野爲卽有詩類諧棲遲衡門之致以流連光景優游卒歲于事

遠而于情近夫詩情之託而事以緯之者也所
值異感則所發殊應休璉委質霸朝當塗之遷
魄兆已見故其辭憂惋而伉越濮先生遘全盛
之世退處晏如故其辭敦直而恬龢以論于工
拙之外殆於詩之教猶近焉吳福生謂其取才
情之適胡司封以爲尸山林之盟推挹良至非
知言之選乎余聊叙所名百一者如此正不必
盡合也孔問伯兄子升官廣文有晚山閣詩羣
從子弟咸斐然質有其文則與德璉吉甫之諸

應頗相儷或又言璩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濮先生抑有所祖乎此殆不然譬貌人者妍媸溫肅必肖其人之貌俾一望而卽識其人幾欲接言笑相拱揖此良工也今而後誦孔問之詩者知其爲孔問而可矣

白雲山房詩草序

張君比孟始嘗以一二詩摯余巳灑然異之然不盡比孟也最後出所爲白雲山房詩草者示余以爲是足盡比孟矣而余徹窺其意不盡于

詩也比孟長身玉立氣岸伉莽每酒酣耳熱娓娓譚天下巨計批窾洞括願一有所當都人士亦以材許之迺繇太學累試京兆不薦也因以其所負幹局者用之家督畊力作家益饒而且托之游汎吳越涉淮廬弔古撫今探山水之奇而擷其秀撮名人之勝而輯其長一切託之詩清淑穌婉調諧而與適下至羽徒釋子游女佼童倘相邁寄其辭則又極恬寂之指深文綺之情與其人不甚類而觸時感事間一稍露其壯

心宣俗重治家而甲治古比孟既能兩舉之意猶有所不盡焉今且謁選以北也悲歌忼慨非燕趙之風乎說詩者以南尚華而傷于柔靡北近質而病于勁率以比孟材劑之使柬必有進于是者矣故是編不足以盡比孟詩即詩不足以盡比孟材要在官人者破拘攣而廣延攬俾張君果一有所當則誦詩達于政之明效也余固識比孟之大者

游燕草序

麻甥伯顧叅永昌軍事永昌古武威西涼地也初謁選有遊燕詩數十章湯太史嘉賓余叔膳部郎季方則既已序之文較著甥覲歸而其弟鳳行之版徵序余贅已將爲其近於親耶余惟遊一也燕則客遊詩爲政涼則宦遊兵爲政兵與詩雖異用而有可以相通者則鈞之貴精而已夫燕之筑秦之缶皆其土風彼以其所遘感慨不平而歌蕭蕭呼烏烏也伯顧逢清晏之時優游幕府何所用感蕃虜咸內鄉而備外藩何

所事兵涼故以酒泉名曰飲無何以其餘力纈
精詩當必有進此者此劒首之一吷耳余少好
譚兵不成置之而學詩以遠老且賊蓋天下固
未有百年而無事者況伏戎乎借箸席端磨墨
盾鼻子職爾甥行矣勉之昚無徒喁喁佔畢似
舅也

敬麓湯先生懿行錄序

古者舉士之典下逮漢而且先孝弟有行義不
專經術也故雖其末季清議奇節猶能不波今

制稱專重經術士釋此無繇進要但以其辭而
已益郡學有湯嚴之先生修辭居業將用經術
進者乎顧卒不一遇貧困抑塞以老死至有媿
諸生之恨余從先生子伯潤讀懿行錄竊悲之
按錄則嚴之孝弟有行義人也卽余睹于吾宣
士風凡數變矣當其尚通而卑疵孅趨湯先生
詠歌窮巷泠然金石之聲當其尚槩而矜已侮
衆湯先生退讓循墻夷然谿谷之指然里中少
貴無驟名先生者而先生亦不欲爲名里中夫

外不受變于物內不受變于時所性無損惡乎用名迺久之論定有起而傳者有贊者有誄而挽之者遠則徵情于其文近則視父于其子不用名而名益歸之是先生既不媿爲人何所媿諸生也者彼富貴而名湮滅不稱無施後世者可勝道哉比歲庚寅郡舉士行于督學使者禮特豐腆咸以爲有鄉三物之遺是時郡太守爲漢陽蕭公故以行風士愼許可者也先民有言使天下一人知巳足以不恨以湯先生而得當

漢陽又孰謂卒不一遇耶伯潤工經術試輒首多士必宜酎先生所為貫志者而余復有進于伯潤中壘阨矣不假譽於國師長文玄伯顯而公矣尚慚卿以及長彰美傳盛則固自有所重焉伯潤勉矣

馬長公先生二箴序

余讀馬長公檢身教家二箴而感先生衛道切有維世之思焉世之譚道者紛如也其最著高極九玄深極三淵細析于繭絲牛毛而幽賾若

鬼神與謀陰陽爲役豈不超超要以見在爲縣解而持循爲蠱跡其究昌被恢恣至流蕩潰泆而罔所畈底則于道謂何先生志濂洛之學蒿目斯世有味乎治天下觀于家而家觀于身之言也爲輯二篋葢修齊之目章列聖經特櫽括于周子而敷贊于先生是編自卿士以及畸人由莊語以及俚諺旁至眞書靈蹟方削墨筆凡與是也咸叔拾而臚載之唯以洞達易曉精確不浮其旨雅馴其辭愷直先生嘗以是訓保昌

矣猶畏壘之尸祝而授其子國子先生以容猶
其先新息之讖書以容起家高第恨不獲逮事
先生遂不忍騶越先生官乞爲吾郡博奉二箴
傳諸梓拊身損志爲郡士先即所爲教多方不
越是以以容之材識該澹寧不能超超上之承
先意也然道本寓庸正無可越耳今拜官北矣
太學賢士之關益傳益廣而先生嘉惠之勣益
遠且兹以容出嗣叔司馬是爲馬次公初令郡
太平良者也業有序申命鼎小子叙箴之義曰

吾聞之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夫石猶
生我箴惟軌德馬先生葢與民同患而爲之者
乎百官昉于辛甲詳于楊雄崔胡他若巾履井
竈雖義存警鑑事涉繁蕪未有如先生之循本
蹈實克衷舉要者也先生是外有詞林類語方
盛行吾夫子之微言在魯論而其遺餘爲孔叢
子孔之後亦多從博士顯國子先生繇小胥目
駸駸貫百官有師尹之箴在當與是二箴者共
繹之

會心編序

人固要有識趣耳夫有超人之識者必有適巳之趣所謂適巳者足乎內無待乎外一有待則以境爲愉戚而移吾情以時爲喧寂而革吾慮甚則隨耳目之所接而皆吾障極志意之所如而非吾眞簡文之在華林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夫能會心林水魚鳥何必華林哉徐甥穆如籍其語題是編蓋倣宋人之錄卧游記洛園近代都氏之玉壺氷何氏愼氏之名山代拓之而參

以栖逸通以善窮又穆如之所托而處者也往先大夫有四美編自歸田樂志而後皆巨篇可誦穆如特掇其事與人之勝與辭之雋永有致淸約不煩者以會諸心而自適其適其識度亦超逖矣是編行彼貴富熏危濃郁巳劇倘悠然濯以澄淵嘘以泠飈乎卽草衣木食出埃𡏖而臨絶冥以抗視浮雲之表下之可以釋憂勞而代戀蘇起疲𤼵而奏芝朮亶哉砭俗之韶音瀹神之秘造也此其旨則玄箸領自晉賢消搖本

之蒙叟進之而風詠之見喟簞瓢之不改于道殆庶焉寧直標雅尚豐辭條巳耶

玄對序

昔賢以老不能遍名山圖畫一室臥游其中顧畫之力不及再世而文之爲用蔭暎千載卽少文止傳畫序諸爲記者自漢封禪柳州數篇外悉不得佳楊用修極愛水經注敘山川奇勝文辭辨麗嘗欲鈔出以一洗宋人臥游錄之陋而未暇也予甚感其言甲寅夏五梅雨浹旬頗饒

書晏屬從子勸條摘酈注之所稱奇麗者因及諸書偕徐甥穆如更廣之芟蕪擷勝訖于六朝以存古之遺唐無與焉凡三卷題之玄對本孫興公語也姑藏焉遇其人神清氣和調高韻逸者出示之然此余詘于時與力故聊以自娛穆如輩且壯而游當天下山水嘉絕處將無曰是何若玄對所稱敘者乎則與世之人見一山一水而詫曰宛然圖畫也何異天下之眞似相蒙也類若此明年春徐甥謀于勸授諸梓用傳同

好惜不起博南山人者於道山都水之間耳

譚品餘籤序

昔論釋詩不宜蔬筍氣以言寒儉爾然不蔬筍也抑粉黛膏腴乎哉湯休寶月自是詞流無關眞諦吾獨怪石門文字之于禪也可謂倒橫直豎迺復游戲三昧歌蘭畹而艷金荃乎彼山谷尚戒泥犂寵耶且防馬趣此可知也繖山通公往嘗應期宛陵黃蘖遺風一時再振麈尾欲奮兎穎間操所爲詩曰譚品餘籤者則旣久播緇

林共稱法寶矣虞部郎呂公玉繩不染俗情良深冥契初緣慈向特序問羊適似舅之賢甥忝司香之童子因而重研舊廠稍益新篇今試舉五言若斷霞迷遠郭殘月冷空山過客尋初地逢松見六朝落霞添海壯返照入江微樹影千年月江聲九派潮侍人小子立慰客老天晴殘星霑戶冷斜月落牕虛午鉢江村遠晨鐘塔寺疎夜雨寒生緒秋雲薄送愁六月江宜晚雙林樹影秋若偈若頌遠可叶宮徵于竺乾近足登

弘秀于淸澤殊超倫相亦絕綺語又不必執枯禪而槩有漏也頃漸佛教陵夷僧祗末劫巋然靈光者庶惟通公公方住瓦官纘精淨業而游不越近圻跡罕涉公府澹山之喻肉骨有以夫若此則水月則鏡花耳矣予人將安所即焉

宛上贈言序

山陰尹公令余邑之二年而上計再越歲而上績續最　勑進階得封其太公太夫人及其夫人先後鄉大夫士有所以恢張其光寵而宣述

其鴻卓者具在是即更僕未易數累牘弗能竟
令公繆謂余小子稍私其緒授而徧覽之詩賦
吾不審其所原本文吾不詳其所歸則要之無
虛美無溢稱直以質勝爾今天下之文日紛日
靡紛則支而盭於理靡則夸而遠於情左氏屬
辭比事且失也誣質勝則野吾用而從之其趣
操可睹矣昔在伊祁羣龍輔德天下和洽至其
治與不治迺遊而卜於康衢之謠不識不知之
童孺夫亦以質野無緣飾足信焉圖至今喜傳

道之彼子弟而文其父母燁如芳藻穆如清風無及于敝邑儻載筆者而務核名實傳循良則舍宣城奚適也豈所謂史失而求之野者耶葢令公之爲宣城質有其文矣然大指則因而不肅在而不治以幾于太上鼎小子伏讀 璽書之褒令公者曰宣城土樂俗阜易與爲理第因之而已于是始知令公之所爲象上指也 天子端居法宮而深誉四方之風執理道之要豈不抑至大神聖哉臣主一指卽以宰天下無難

爲者何有于一邑往令公以計行邑三老百姓提携擁車下有謳者頌者歌者抃者摶首者有臥而扳者咸咨咨而吟秩秩足諷此庶昔衢壤之遺乎顧令公謝不居驅而去茲所具又皆薦紳先生之云文者也其故史遷言之矣載籍極博必取信于六經若稽颺言賡歌則四岳八伯列在典謨恣帝力而順帝則素王删焉堇逸書是見雖然惟信今後且未有不傳道之者因別有紀鼎祚特叙次薦紳先生之文如此其曰宛

上贈言者志地也仁者贈人以言故尹公之所志厚者也

两生論草序

此王生叔舉沈生公仲所稱論草云以彼其博于庀材而核于徵事巧于鈎玄而工于弔詭大者磊磊細者瑟瑟殆業是者亾以加矣　今制以文羅士庶幾近古者惟此而其人縕奇而無以自見將圖以抒其踔厲之氣寄其鴻暘之褢于無所自見之中而不爲尺步繩趨所束者亦

惟此迺柄文者時時欲尺而繩之必使其步不得擒而趨不得疾或不必其所狎聞而經睹見以爲侏儒之語迂闊于事情故其人輒齟齬不合而上冒雖古之名下申篤時之論卽兩生所雅善張生大來左生貞人翩翩然溼之上手西京而口建安神所鄉往且日莫遇之而覆有意乎斯焉豈非緣以衆所易好之目而示以兼能之器邪夫士奇矣其始奇者不可秘其終則奇者卒不可盡蓋于是乎觀世矣論草上下二卷

所試及所私課居半世有知者不具論論兩生曰王生者故九江守維楨先生叔子沈生寔外兄弟云其于文學也固天性然抑所由來者漸矣而兩生才足相適辟諸紀昌之于飛衛交射于道矢觸而塵不揚而始信其技之敵爾語曰千里一賢猶比肩也而矧兩生恍比肩者乎

宣城課士錄序

經術之行于今莫如宋取士斥諸科而壹顓于經術亦自宋然而秦灰魯壁之餘如綫堇存者

則漢人之爲烈也蓋其師有專門奉如功令即出而陳議就列悉尊所聞故于時窮經有實用致理有本原顧吏治儒林漢之良吏且耦而志之矣而文翁之於春秋黃潁川之于書又何合轍焉　明興士率繇經術進巨卿大賢名實較著道澤翔涌論者猶以所用或非所習去之燕郢含之筌蹄將所以經世者非邪山陰柱南尹公令余邑通敏登弟盡四境之内依若孔邇驚若神明其大意則孳孳務禮教敦古先嘗約邑

廣文而羣諸弟子正席執經以月有會季有程登其優匡其弗逮士亦且斐然鄉風三載課績以最上其秋課士錄適成以人事君非上臣之猶最績乎要以儒與吏無異術習與用無兩涂善則泮者合不善則合者離耳令公幼奇徒步而即薦東越舉南宮所爲文有泠然草都人士誦之而考金石叶宮商六律具彼一映由茲王文成令公之鄉先達也修其廢祀于正學書院而吾鄉之先正若先太中二三先生咸預焉余

小子獲駿奔俎豆之末則令公之所風多士獨文藝乎哉是錄未已更焉用余杓之言

四書小題文選序

夫能言之謂文作者言言文已而今與古異稱大言與小言踦立則時之爲也卽大小有兼能亦有偏至要以拾級而登盈科而進則未有不先自小者吾友蔡曦伯選小題文四百餘首以授梓屬予序予惟制科以來文凡累變矣然因可以觀世焉方今輕俊之士出頡賈奇與語于

宣成弘正則必目攝之以質而巳矣若靡所見
文顧兹所載商文毅岳文肅丘文莊王文恪三
數公者斑斑可考也彼其詞率根極理要敷華
飫腴是爲法言其業咸黼黻治功庇民尊主是
爲實用其爲時文德四洽莫盛
敬皇正德之季岌岌乎匡而定之屹然有衆故
文章繫乎人心關乎氣運風會日流詖邪作矣
生于心害于政曦伯固且隱憂之則謂小言猶
童習里誦始進以正卽見異物庶幾不遷故從

事小始其用心良殷已予于今久無當而竊道古嘗爲之說曰今之爲今者繆反古老莊左馬勦其麤而軼其精其敝也詭而不情今之爲古者迺襲今新都弇州挹其潦而眛其源其敝也哤而無紀葢始也今與古分既也今與古糅而今與今古與古又自相泮敝何有已也比廛明詔正文體端士習督學使者焚僞書申舊詁奉德意惟謹王化首被當在宛陵元聲應響當在曦伯今之敝或其有瘳乎曦伯先人以詩舉

京兆是選也于國為遵時于家為繼志于後學為嘉惠三善具矣

燕遊草序

往余遊南都與閩方公子及相善也時子及郎比部籍籍稱工詩好賓客酒德甚盛巳去之十年所余來吳閶遇子及猶子伯文者對太常北歸而出所為燕遊草五十餘首讀焉夫其掞藻如春華其切理如秋實其族會俱宜一一中桑林之舞其邁往絕羣有磨墨楯鼻之氣其以古

詞寓今事徵文隱諷有可爲鞀鐸之誦冊宬之箴余於是益徵方氏之多才云顧伯文猶然待對也昔謝傅未出東山心知阿玄而未能薦及淝水之捷衆以爲玄材不負所舉太傅卒以顯不避親之名伯文性儻蕩長身玉立負覇王器略亦稍托於酒歸閭與子及日飲亾何賭墅乎屬者島夷不靜西旅孔棘亦稱脊脊多故矣天子正需賢若渴當不次擢方公則玄之薦也固有日且方氏世以書起家濟南伏生至老不

能傳漢掌故薑授自其女子卽余所睹記方氏若子及子伯書弟子東皆翩翩異等伯文又駸駸稱詩修業不朽此持覲執之羔雉而已將芻狗之矣

先鳴集序

予從子博及彙兄弟輩攻制義頗著相與裒海內士之薦達者其始試臺省郡邑若兩雝諸曹若庠塾所爲文而拔其尤以授梓題之曰先鳴就質予予詰之厥義有三夫鳴一也賁桴土鼓

必集美于韶濩轅童壤父必讓能于倫夔則此固先人鳴而示之必赴者乎是一義也積學者如叩洪鐘大叩大應小叩小應雖韵無洪纖而叩有緩急則此固拊擊之初傳而鏗鏜之聲響乎是一義也柯之竹爨之材輪之鈴車之鐸皆比于音而適于用士之通儒文之晦章要自有時此特首集爾今懷才而待舉抑寧無鼓于宮聞于外者也有嗣是鳴者矣是又一義也予領之曰二三子緣鳴之義以通樂而緣樂以會文

將以善鳴者莫如樂乎然雖良工亦必八風從律五音克同而後能上鳴天地之和次鳴國家之盛彼妖哇淫魄巧而不憖邪許嘮噓俚而不雅其爲失也鈞儻非延陵之觀師曠之審又孰與辨之顧樂有九成夫子之語魯太師一成耳九成其基矣樂由人心生而言亦心之聲也古者以司樂建學政而成其德今者以文義造士而顯其能故聞樂可以知德因文足以見道茲集出其于文殆樂之一成乎由是進之大合而

六變備程墨是已

振雅會業序

文之不同殆猶其面宗戚閭黨即父子兄弟皆不必相肖至畢聚一堂精神意槩趨作言笑有時時合者葢天授之符而人不自曙也以文會者亦多父子兄弟及宗戚閭黨無異人其人洪纖抑亢舒激顯與有異詞而無異理卒之以咸皈於雅固亦天潛授之而人自合也雅之説始自詩之大小尊而奉之曰經迺超識玄覽之士

若陸子靜輩謂六經皆我註腳而王文成亦以康成仲晦之疏詁為支離景響顧以帖括俳偶之文類稱雅不以泰耶今緜此取售輒梓行一章坌乎域中孰不謂雅而余槪諸人之為雅者又何寥寥鮮睹也故文之用至于今代而最輕而經術之効漸益以格東鄉有振雅會麻氏長少若孫劉諸快士也余甥子羽實為之長尸盟焉諸英行且顯文自有具論者余惟雅者正也周續之解曰物由我正則謂之雅故或懽欣和

說或恭敬齊莊以暢其情而發其德何直在篇什音節而已兹會之所由以正固長者事乎子羽之季父方伯公廉靖少欲于鄉不干公一事不妄過人一飯家唯先產口不言錢誠可謂大雅君子矣人貌榮名夫寧有旣若初所傳誦南宮制義者久覆人醬瓿耳士固自有遠者大者哉是歲己酉六十年之前爲嘉靖己酉厤及孫之祖並高舉京兆天道周而復始在兹日矣適萬里者必祝轅余因以遠大之說進

摯言初業序

古者士莫重始進故有士相見禮卽摯以明分不傳摯則不敢見蓋尚實而賓正也今之士進而干上非以文摯乎其爲術尊而名之曰經其爲義嚴而命之曰制敷言陳事劾抑可睹矣頃年國是靡定里風漸嚚中外之間斷斷如也慮世者以生心害政直歸本詖淫之言夫詖則奇衺淫則虛詭欲措之善治曷繇焉于是迫然有成弘之思吾以爲捄末之弊當求端於初士子

之處身猶之女子論士自鄉始女子自公宮始婦之摯不過椇榛脯脩及其進獻于尊所不過歲時履襪使其初齲齒折步鶉異飾妖則固知無良矣士於文所稱小試者猶女子之受教公宮也有傅訓則有壼儀爲女貞則爲嫃順宜早辨諸此從子博貞一輩頗說學詧身兄弟自師友特取今小試之文先後梓行之其志慮固甚遠及閱所登選正正奇奇虛虛實實相生相輔意恒在務循古質而埶不能無嚮時趨時之所

至令震澤毘陵而在必有通變不窮者要無忘其初而已矣予嘗記馮開之司成爲諸生日課曰代雉編亦摯言之義也

青泥蓮花記序

樂曰爛熳昉自夏季倡曰黃門署在漢官此風一扇女伎遞興遙歷有唐以逮勝國上焉具贍赫赫時褫帶而絕纓下焉胥溺滔滔恒濡足而湎首舉國如狂匪今爲烈爾我　明睿思遐覽竹書申挾倡之禁金科嚴買良之條以故官曹

雖肅樽俎燕閒餘二百載矣然而彼姝者子實繁有徒紅顏皓齒三千隊半出清閨淡粉輕煙十四樓爭相列肆刺繡雖巧不如倚門攫金是圖頓忘入市抑或才人偶賦致白璧之微瑕至或宕子虛名俾綠衣之興刺甚則指陵柏而結同心托墓梓以成連理又惑之惑者焉嗟乎此于青泥蓮花之所爲記也記凡如干卷首以禪玄經以節義要以皈從若忠若孝則君臣父子之道備矣外編非是記本指卽叅女士之目撫

形管之遺弗貴也其命名受於鳩摩其取義假諸女史葢因權顯實卽衆生兼攝緣機逗藥庶諸苦易瘳故談言可以解紛無關莊論神道繇之設教旁贊聖謨觀者毋菫以錄煙花於南部誌狎遊於北里而已

嚳嘘臚志序

嚳嘘臚志者木公與玉女投壺千二百梟而有入不出則天帝爲之嚳嘘嚳嘘者笑也予取以名是編序曰予少頗營身擇地而蹈顧性甘笑

而不能絕口詠唶流速益猶鴻鵠識夜機不自
已耳比則壯齒漸頹歡情頓減出無東山絲竹
之游入有北地井臼之虍負郭之田旣賣幸舍
之客亦疏家丘賤而薛市虛固其所也於是楗
關匡坐墨墨焉若素短於口者然頗多暇日日
了一帙書其所載微而多中或肆而比俳細足
啟粲解頤大可抵掌捧腹亦不自覺其局局啞
啞欣然獨笑焉因臚次志之以代藼蘇之用而
已要非以槪於正經而莊語者也雖然正經而

莊語者何如宣聖彼一日之澤不以舉國爲狂周除之儺不以鄉人爲戲故曰一弛一張天之道也而況諧隱謔浪無非文章罕譬廣徵足勸繹勸又道之所必賅乎善平漆園氏之言笑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夫適則無適非適已忘適之適焉復事笑笑則運於人而隨以天有所任而無所待焉復事排排適之反也自非至人疇不以情遷而能以時推移者耶

一切有爲皆如幻而才非有爲者耶顧眞者幻之對也當其出于機傳于籟有形有聲有藻有繪焉見非眞及其入于機內于牝若滅若沒若存若亡焉見非幻余爲才幻記記凡有四仙處虛寥理原淸淨乃有降在人間賦贈藥以相謔吟握椒以見期是爲仙幻妖由人興孽乘衰作乃有肆于域中投冶詞而售媚鼓狂詠而兆災是爲妖幻物稱五酉象備百姦而久遠之浮精有必能之定數故本無情而吐有情之麗語本

異族而懷我族之好音是爲精幻夏致商觭曰因曰想而心徵徵于先覺衛最大于衆占故或掞華於栩栩或答響於騰騰是爲夢幻此四幻者非道所止也亦非變所亂也幽明之故通矣動賾之用極矣而必質其所以則存而不論論而不詳焉

才神記序

夫神豈蒙金鞄土而已惟聰明正直者稱焉后代人神不分祠祝益廣祀典無徵稗官有作儻

忽筱獪翹異翔奇至遂邇于神而以文爲戲抑或亦微所諷焉彼其諷足以遏羣邪其文足以資多識余于中采其藻翰可憙者爲才神記益未有神非才者也然才固不得盡神也

才鬼記序

說鬼者莫辯于易之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矣若夫取精多而用物弘國僑巳先孔道之于今升阮千里之徒或封爲有或亢爲無非冥通也夫既爲變矣神腐代化有無何執焉至楞嚴與出

疏鬼猶詳而謂遇精成形衮合文類則貪明爲皐是名罔兩蓋一涉能所轉成流識將無貴乎才已越古人神禨𥝩時爲物裁又聞之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要其理則人鬼合覈其用則神人分是編予聊以隱賾標卓詭于世外而祥妖自召諷戒具存人謀鬼謀亦庶以使與能廣幽贊乎予異夫陶都水遺世釆眞自言望青雲去白日不遠其論書也迺復勝才鬼於頑仙則才固可少哉才弗可少也此其人與骨俱朽矣

音徽未沫靈爽如新有良足念者因稍詮次而目之曰才鬼記無論頑仙猶勝耦俗人語也

與玄草自序

余行在叔子伯仲無祿則余適當戶家大人且艮食不以余當戶也即爲博士弟子數年非其好亦不以余急博士也故余居多暇家多藏書因以其餘力獲胠篋焉性簡脫竟大義而已間有所簒術亦不肯湛思以大較悅已而已初余郡稱詩著者宜莫如先都官家大人嘉靖時郎

司農已給事中嘗從萬章甫趙鼎卿諸君子爲詩是時余甫生余生十歲而大人匄身歸數歲余見客客多大父行其能詩至者令習爲客和家大人詩成亦輒令和之屬相率以爲常逮歲丁丑先難作矣其明年春迺籍丁丑以前詩若賦旣就讀之意不自得也葢方余在子舍不敢屢于遠以爲親憂家僻處宛上以取適丘里則至言不出以務跡古人則有其不可傳其孰不得不自用而其造不得不多岐夫師心者不達

褎貳心者無成艮非欺我顧茲則庭中虛矣雀鳴在陰惡取其和竊閔墨而內傷遂稍存其什伍械之名與玄草云叙曰與玄者本揚家童烏事烏雖夙敏然卒以不秀余生也椎幸而免爾揚子不逢世矻矻而庶幾一遇于玄其人可亡論其志可愍矣先人丁　明盛之朝數用抗直縣豈與揚子之所稱明喆焉而徒托空言以自見非先人志也人言余小子以紹明世乎日好多聞而名高也者其正業之謂何則玄之將爲

白也有解嘲在

予寧草自序

日余未壯而孤始當室迺稍檢柙奴客循行晦首出則應賓入則奉母卒卒無須臾之間其感物造端亦或稱詩以諭厥志志有所迫則氣不勝厲物有所迫則境不勝窮昔所謂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居三載爲庚辰春而服禫因出戊寅以來所論著略次之名予寧草予寧者蓋漢法亦令剬云敘曰余籍子

寧要不常至毀其摰斂壹鬱何戹多乎哉殆益信詩之本乎情矣若廬居而塊處者禮矣夫然非余所能止也

庚辛草自序

庚辛草者余庚辰辛巳所爲詩也疆圉之難蓋庚辰中春服既除距辛巳之冬而我先恭人遂覆捐養其六月姊夫鴻臚以艾終九月外舅觀察粤西以訃至十月媦氏溦江病致其守歸卒以不免而先是歲有無服之殤實維十月内外

之親不絕如綫此一時也往余席世資庭中無故聚百順以事親何衎衎也彼一時矣夫古之至人喜不毗陽怒不毗陰淵然以其神游而塊然以其形立其次剸不能無成毀有所以圍之無僨驕而已是歲月在酉先恭人食味中肺棄秋而病與會有司方行里選余當副陳情迺巳凡採藥以從者三閱月而余所籍詩亦以酉月竣故要多商㿋之音然猶未至僨驕也則庶夫其次者庨因本歲紀名草云敘曰人又有言龍

蛇之歲賢人畱余狂戇子焉負俗而行宜以其身及之者而以及所親則余非賢益可知鴻臚而下固皆賢者矣

長命縷記序

凡天下喫井水處無不唱章臺傳奇者而勝樂道人方自以宮調之未盡合也音韻之未盡叶也意過沉而辭傷繁也是時道人年三十餘爾又三十餘年而長命縷記出抑何其齒之宿才之新乎調皈宮矣而位置得所無聱牙衡決之

失韻諧音矣無因重無強押猶一串之珠纍纍而不絕若九連環圓轉而無端意不必使老嫗都解而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詞未嘗不藻績滿前而善為增減兼參雅俗遂一洗醲鹽赤醬厚肉肥皮之近累故以此為臺上之歌清和怨適聆者潤耳卽以此為帳中之秘鮮韶宛篤覽者驚魂夫曲本諸情而聲以傳諸譜者也聞道人之言曰塡南詞必須吳士唱南詞必須吳兒囊游吳自度曲而工審音深為伯龍伯起所

嘅伏道人亦謂梁之鴻㕡屈于用長張之精省巧于用短然終推重此兩人也問爾時某某何如曰才矣問詞隱何如曰法矣問章丘寶劒何如曰龜茲王迺贏也長江者非天所以限南北耶昔人稱荆劉拜殺何如曰拜月尚巳餘以其時爲之詞乎哉道人之持論固若此

鹿裘石室集卷第四 終